



施羽尧 沈渝丽

# 女杰施剑翘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# 女杰施剑翘

施羽尧

沈渝丽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书名题字：王遐举

责任编辑：牛耕

装帧设计：袁耕

## 女杰施剑翘

Nujie Shi Jianqiao

施羽尧 沈丽

---

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)

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850 × 1168毫米 1 : 32 · 印张7<sup>4</sup>/<sub>16</sub>

字数168,600

1985年11月第1版

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 — 63,700

---

统一书号：10360·48 定价：1.60元



刺孙传芳前所摄



徐悲鴻贈劍翹女士書畫

# 新天津報號外

(第二號)

## 孫傳芳被刺死

### 施小姐報父仇

本日下午三點半鐘。孫傳芳在南馬路居士林誦經。正在跪地時候。被一身穿月白大褂之胖小姐用勃郎寧槍行刺。共發三槍。一槍中太陽。一槍中後腰。一槍中後腦。孫氏當時倒地氣絕身死。該小姐行刺後。自首到警局分局二所。自稱姓施。分局閱局長正在審訊中。施小姐名劉翹。說笑自若。態度安靜。自稱大仇已報。並發許多傳單名為告國民書。又聞施劍翹為前直魯軍混成旅長施從濱之長女。施從濱在民十四年在蚌埠被孫傳芳斬首。此次報仇約與該事有關云。

(詳情看明日日本報)

## 孫傳芳跪拜佛座前 施小姐三鎗報父仇

孫傳芳將軍於昨日下午三點半鐘。在南馬路居士林誦經。正在跪地時候。被一身穿月白大褂之胖小姐用勃郎寧槍行刺。共發三槍。一槍中太陽。一槍中後腰。一槍中後腦。孫氏當時倒地氣絕身死。該小姐行刺後。自首到警局分局二所。自稱姓施。分局閱局長正在審訊中。施小姐名劉翹。說笑自若。態度安靜。自稱大仇已報。並發許多傳單名為告國民書。又聞施劍翹為前直魯軍混成旅長施從濱之長女。施從濱在民十四年在蚌埠被孫傳芳斬首。此次報仇約與該事有關云。

芳傳... (Faded text on the left side of the newspaper clipping)

報紙迅速报道刺孙消息



在 獄 中

各位先生注意!!!

一 今天施劍翹(原名谷蘭)打死孫傳芳是為

先父施從濱報仇

二 詳細情形請看我的告國人書

三 大仇已報我即向法院自首

四 血濺佛堂主擊罵賊各位謹以至誠向居士林及

各位先生表示歉意

報仇女  
施劍翹謹啟



在刺杀现场散发的传单

# 天津擊係案地方法院之判決書全文

## 施小姐滿肚子不高興

吳劉景柱同爲自首成立、動機情形懸殊、結果輕重三年  
見同監多爲謀殺親夫案犯不勝感慨

施小姐復仇後獄中習作  
月下思親

夜涼如水月當空  
冷暖人情到處同  
何日天  
橋連國款承歡膝下樂無窮

### 奉判後表示感想

本報記者訊：昨宣判之日，下午一時，特赴西河看  
守所內施小姐，施身著藍布皮夾衫，外披毛織布  
罩衫，精神甚爲振作，記者詢問其對判決之感想，施  
答稱：「判決固屬正確，惟感有奇恥，在  
牢中時，曾深切、苦痛，以對於初審判決，作何感想，亦  
尚不暇看一點，即北平劉景柱殺人案，初審判決  
立，判處徒刑十年，二年後與余爲共犯，其  
重乎爲輕乎，今初審判決，僅判處徒刑二年，  
▲ 本文未完續載第三版」

子女之賢不肖不可知，施文之憂慮，  
子爲深切，已苦向以對於初審判決，作何感想，亦  
尚不暇看一點，即北平劉景柱殺人案，初審判決  
立，判處徒刑十年，二年後與余爲共犯，其  
重乎爲輕乎，今初審判決，僅判處徒刑二年，  
▲ 本文未完續載第三版」

# 國府昨下令

## 特赦施劍翹

發於孝思奮力復仇  
其志可哀其情可原



【中央社南京十五日電】  
國府十四日令、總司法  
院呈請、施劍翹因其  
父施從藩、歷年爲孫德芳  
槍害、痛切父仇、乘  
機行刺、並即時坦然自首、懇餘恩處、論其殺  
人行爲、固屬觸犯刑法、而以一女子發於孝思、  
奮力不顧、其志可哀、其情尤可原、現據各  
學校各民衆團體紛紛請特赦、所有該施劍  
翹案判決、請依法寬其執行等語、茲依中華  
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十八條之規  
定、宣告將原判處有期徒刑七年之  
施劍翹特予赦免以示矜恤、此令、

按施劍翹報父仇、審志十年、經過許多辛苦波折、  
始獲風聞、於去年十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時在天津  
漢中、經總巡南芳、東河總辦、張士林、事先行好  
告國人書、當即散夥、從容自首、嗣經津地法院提  
起、原審上年十一月十六日判處人刑處有期徒刑十年  
原審訴檢察官及施均不服上訴於河北高等法院、再  
審於本年一月十一日判決減處徒刑七年、施及檢察  
官再上訴於最高法院、最高法院判決書於本年八月  
二十五日送達、施、官及第二上訴、均予駁回、本  
年九月九日發監執行、潛心研究文學、賦詩言志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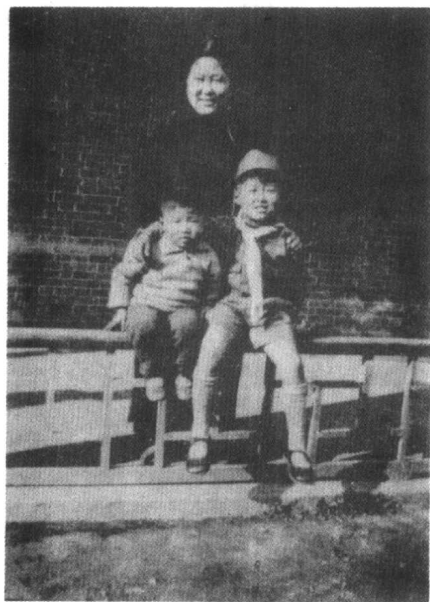
舆论界始终注视着施案



在徐悲鸿家里募集书画



拜会冯玉祥将军



出狱后同孩子在一起

## 目 录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仇从天降 .....    | 1   |
| 第二章 | 卧薪尝胆十年间 ..... | 25  |
| 第三章 | 扬眉剑出鞘 .....   | 60  |
| 第四章 | 血溅佛堂 .....    | 86  |
| 第五章 | 法庭内外 .....    | 103 |
| 第六章 | 心在天涯战鼓旁 ..... | 147 |
| 第七章 | 向着曙光 ... ..   | 193 |
| 后 记 | .....         | 227 |

## 第一章 仇从天降

一九二五年深秋的一个夜晚，古老的济南城已经沉睡了。大街上万籁俱寂，只有昏黄的街灯忽明忽暗地照着青石板铺就的路面。一阵冷风吹过，片片枯黄的柳叶便脱离了“母体”，在半空中飘舞几下，悄无声息地落在潺潺流动的泉流中，落在积满尘土的路面上，作为它们一生的终结。

街道两旁大多是作买卖的人家，店铺一个挨着一个。白天这里一定够热闹的。可是现在，家家都上了铺板，劳碌了一天的人们正沉入梦乡。尽管他们的境遇不同，追求不同，但是，在这样一个秋风瑟瑟的深夜，他们却有着共同的愿望，那就是钻到暖乎乎的被窝里，舒展开疲倦的身体，寻求梦乡中的欢乐。

突然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“嗒嗒嗒”地由远而近，路上的青石板震动起来，震得街道两旁的门板“咔咔”作响。人们被惊醒

了，披衣起床，伏在门缝前往外看。空旷的街面上，只见一团黑影急驰而过，马蹄踏处，迸出点点火星。

“是往衙门府去的。”

“怕是战事不好了。”

“这年月，连个安生觉也睡不成。”

“唉……”

人们猜测着，轻声议论着，按着噗噗跳动的心口，又钻进了被窝。

镇守使衙门就在眼前了，急驰的马匹忽地扬起前蹄，停了下来。几乎就在战马停步的同时，一个歪歪斜斜的身影侧身从马背上摔了下来，倒在门前冰凉的大台阶上。

府里的人已经听到了动静，红漆大门匆匆地打开，几个士兵拥出来，牵住浑身冒热气的战马，七手八脚地把来人架进了大院。

门前又恢复了静寂，只剩下大红纱灯下的两个石狮子，依然不动声色地威坐在太门两旁。

衣衫不整的老管家慌慌张张地赶来了，连声吩咐端水来，喷在来人满是灰尘的脸膛上。他真有些吓慌了。主人远在数百里外的安徽同孙传芳打仗，平白无故，怎么会派一个随身传令兵回来，而且弄得这么狼狈？这可不是好兆头啊！他心里急得上下翻腾，青筋暴露的双手也不由自主地抖开了。

好一会儿，传令兵才苏醒过来。他强睁开眼皮，困难地辨识着眼前的这一切，当他的目光落到老管家灰白的胡须上时，传令兵猛地向前探了探身子，哇地一声哭开了。

“老管家，军门，军门他……”

“他怎么？……”老管家猛地抓住了传令兵火烫的手。

“他，他被孙传芳抓走啦！”

“啊！”

人们惊愕了。

这时候，后院传来了嘈杂的人声。老管家心里明白，严厉地向众人挥了一下手，抹干净脸上的泪水，磕磕绊绊地往后院跑去。

后院与前院只隔着一扇薄薄的屏门。前院是镇守使办公的衙门，后院住着镇守使大人的家眷。当年，施从滨出任济南镇守使，老管家亲自带人修缮的这所宅院。后来，宅院主人升了山东省军务帮办，觉得在这里住得满舒服，就没有再搬家。施军门在家的時候，立过一条规矩：前院的勤杂人等，除老管家外，概不准进后院；住在后院的女眷也不许从前门出入。所以，军门一出征，老管家便成了前后两院的唯一“特使”。

不一会工夫，后院便接连传出话来：

“快去请大夫，夫人晕倒了！”

“传送信的来后院，大小姐吩咐禀告详情！”

“赶快备马，去接大少爷！”

整个衙门府里忙碌哄乱开了。家人们从前院跑到后院，又从后院跑到前院，忙个不停。老管家急得双眼发蓝，陪着大夫给夫人服用了镇静药，又忙不迭地出城去请大少爷施中诚。

衙门府里的人，一夜都没合眼。

东方现出了鱼肚白色，家家垂柳、户户清泉的名城济南，显露出了自己迷人的本色。纵横交错的街道上，人流往来，热闹非凡。施军门的府衙却依然没有一点生气，大门紧紧闭着，听不到一丝声息。和煦的阳光到这里也似乎拐了个弯儿，府衙上空，弥漫着一股令人窒息的寒气。

此刻，府衙后院的西厢房里，呆呆地坐着一位二十岁左右的少女。她头发蓬松，一条黑油油的大辫无力地垂在腰际，宽宽的

脑门儿排着一层细小的汗珠，圆脸庞上满是泪痕，浓黑的双眉紧锁在一起。

她，就是山东省军务帮办施从滨的大小姐，名叫谷兰，也就是我们这部传记的主人公——施剑翘。

这时候的施谷兰，还是个标准的深闺小姐。尽管她从十几岁就协助母亲管家理财，人人称赞她聪明能干。可是，对于这所宅院之外（确切地说，是这所宅院的后院）的事，她却从来没有闹明白过。眼下，面对着这么大的打击，她也完全慌了神，眼瞧着天要塌下来了，却一点主意也想不出来。

“怎么办，怎么办呢？”

谷兰心里乱成了一团麻，一双哭得红肿的眼睛，不住地望着前后院中间的屏门。

大哥施中诚怎么还不回来呢？

时钟刚敲过七下，屏门咚地一声被撞开了，一个高大的身影跌跌撞撞地奔进了后院。

“是大哥！”

谷兰眼睛一亮，慌忙站起了身。

施中诚本是谷兰二叔的长子，因自幼丧父，为谷兰父母所抚养，和她们姐弟一起承受着老人的恩泽。他平日少言寡语，上敬伯父母，下爱堂弟妹，在谷兰眼里，他就是自己一母同胞的亲兄长。前年，他在保定军校毕业后，被安插在济南军队里当见习排长。现在，家中有难，唯一可以依靠的就是这位大哥了。

看见大哥，谷兰呜呜咽咽地哭出了声。

中诚也是头一次遇上这种事，本来心里就慌，听到谷兰的哭声，急得额上青筋直蹦。他不停地在屋里踱着步，焦急不安地搓着双手，连连劝慰着堂妹：

“兰妹，你可不能再哭了。伯母刚刚睡下，弟弟、妹妹们又

小，家里的事全靠你支撑。再说，伯父他老人家还在，最要紧的是快些托人营救。你老是哭，把我的心都哭乱了，咱们还怎么想办法？”

听大哥说得有理，谷兰果然止住了眼泪，抽泣着说：

“大哥，爹爹还会有救？娘说，三天前她就做了一个不吉利的梦，今天果然应验了。她还说，送信的在路上走了好几天，这么长的时间，爹爹早就让他们给折磨得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谷兰鼻子一酸，又放开了悲声。

中诚真有些急了。伯母软弱多病，又信神信命，动不动就晕倒，能商量点儿事的，只有谷兰一个人。可她又总是哭，这怎么成呢！

“咳，你呀，就会哭，那有什么用！哭能把伯父哭回来？”施中诚不禁提高了声音，半是教训地说，“兰妹，你是个懂事理的人。几百里外的事儿，怎么会跑到梦里来？那是老太太心里胡乱想的。伯父和孙传芳虽说打过几仗，都是各为其主，彼此没有私仇。孙传芳原来也在段祺瑞手下干过，论起来还是伯父的晚辈。再说，伯父的身分在那儿摆着，谅他孙传芳也不敢轻易下毒手。这样吧，我马上去督办府找人想办法，你在家好好照顾伯母和弟妹，要宽宽老太太的心。”

施中诚这一席话，把谷兰给说清醒了。她抬起胳膊蹭掉腮边的泪珠，不好意思地垂下眼皮，沉思着说：

“大哥，我听你的，我不哭了。家里的事你放心，有我顶着。你去外面求人，人家要什么咱给什么。只要救出爹爹，把全部家产搭上都行！”